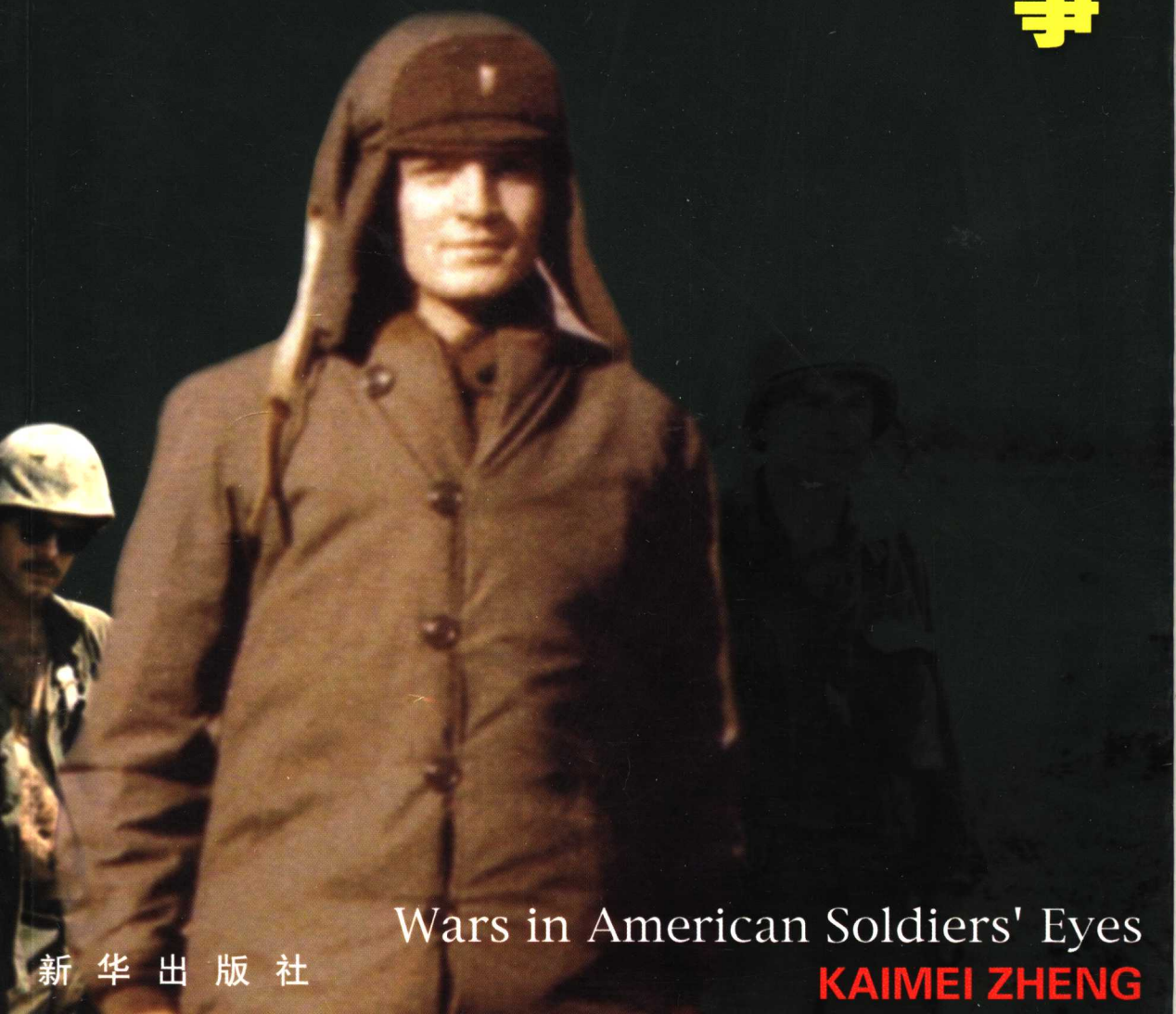


【美】郑凯梅 著

美国兵

眼中的战争

从二战、朝战到越战



Wars in American Soldiers' Eyes

新华出版社

KAIMEI ZHENG

「美」郑凯梅 著

美国兵眼中的战争

从二战、
朝鲜战到越战

Wars in American
Soldiers' Eyes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兵眼中的战争：从二战、朝战到越战/（美）郑凯梅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1

ISBN 978-7-5011-8251-0

I. 美… II. 郑… III. 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IV. 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1482 号

美国兵眼中的战争

作 者：〔美〕郑凯梅

责任编辑：贾晓伟

封面设计：伍民力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http://press.xinhuanet.com> <http://www.xinhupub.com>

邮 编：100040

经 销：新华书店

照 排：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河北高碑店市鑫昊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20mm×960mm 1/16

印 张：23.5

字 数：370 千字

版 次：2008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2008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1-8251-0

定 价：39.80 元

本社购书热线：(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010)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312) 2838225

中国兵眼里的美国兵（代序）

杨民青

与其说，和平是对军人最大的奖赏，不如说，和平是对经历战争军人的最大奖赏。和平不愿意给未经历战争军人奖赏。从这点上说，和平年代的所有军人，应该感谢那些为赢得的和平曾经历战争的军人；未经历战争的军人，是幸运的军人，也是遗憾的军人。

站在世界和平立场上，今天和平年代的中国军人，应该感谢所有为赢得和平曾经历战争的各国军人，当然，这也包括历史上曾被我们视为敌人的美国军人。对此，有人产生疑问：说的是那些“美国鬼子”吗？

我从没想过，作为中国军人，有一天怎样面对美国军人；我从没想过，作为中国军人，有一天怎样走进美国军人的内心。

—

直到有了中美领导人跨越大洋握手，直到有了电影《巴顿》，直到再现“驼峰航线”，直到有了《黄河绝恋》……旷日已久的“美国鬼子”形象才开始改变。那是一种久违的改变，相互有提防的改变。我第一次近距离直面美国军人，是在一次军事专家交流中。

那是一个由美国海军战略专家组成的代表团，一男两女。我们的谈话坦率、轻松，但也不乏试探、保留，也许，这就是隔阂。谈到中美关系和台海未来，对方直率提问：“如果美国介入台海冲突，中美会不会发生战争，是局部战争还是全面战争？”

心中的“美国鬼子”形象出现了吗？我不假思索回答：“如果美国介入，中美有可能发生战争，甚至有可能发生全面战争。”席上，人们惊愕！对方询问原因。我说：“不要忘了，中美两国都有战略武器，都有核武器。”

对方似乎犹豫，我解释说，中国领导人曾不止一次对外宣布，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决不妥协，争取和平谈判的努力决不放弃，与台湾同胞共谋两岸和平发展的诚意决不改变，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决不动摇。中国将不惜一切粉碎“台独”阴谋，将不惜一切维护国家统一。我特别强调，外国势力要清楚理解这里所说的“不惜一切”。

美国军人面面相觑，一时无语。过了好一会儿，我和缓地说：“不过，我相信，

中国兵眼里的美国兵（代序）



你们的布什总统和我们的胡锦涛主席，都是当今世界战略高手，未来在台海问题上，中美不会发生战争，尤其不会发生动用核武器的全面战争。”在座者笑了，一切和好如初。

其实，大家心里明白，未来台海问题不会这样简单。中美虽为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但隔阂不时存在，麻烦不时存在，怀疑不时存在。美国高层人士中，总有人在两国关系上制造障碍，美国出于其国家利益，一直不放弃在台湾的利益。中美要真正成为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必须防止和杜绝“破坏性”。而中美的“破坏性”，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意识形态隔阂，文化背景隔阂，相互缺乏应有的了解。要消除这些隔阂，相互了解和沟通相当必要。

在相互信任上，我们强调对方了解我们，同时，也必须承认，我们也必须了解对方。别的不论，在读到美籍华人郑凯梅的《美国兵的故事》后，我加深了上述认识。

换句话说，读了这本书后，我眼里的美国兵，特别是参加二战的那些美国兵，不少是“美国人”，不再是“美国鬼子”。即使在历史特定场合，他们身为“美国鬼子”，仍然有人性的喜怒哀乐。

二

在《美国兵的故事》一书里，郑凯梅女士向读者展现了11个美国兵的故事，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故事。

这11名美国兵，日后有的成了知名作家、文学教授、白宫记者、公司经理、私人侦探，以及园艺师、工程师。这增加了他们的人生经历的厚重感、沧桑感，有助于中国读者了解美国老兵眼中真实的美国社会。

这11名美国兵中，亲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吉米有令中国兵欣赏之处。美国兵与中国兵似乎有共同的爱憎，有共同的坚定信念。

1941年，吉米听说母亲乘坐的轮船被德军炸沉，于是怀着一腔热血，几经周折参加了美国海军。吉米像恨“德国鬼子”一样，恨“日本鬼子”。吉米“总是咬牙切齿地骂：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狠呀！”以至于几十年后，吉米仍有仇日情结，坚持不买任何“东洋货”，不买日本汽车。每次谈起日本人，他总是说，“这些混蛋王八蛋！”这令任何有血性的军人对他肃然起敬。

吉米所在的“博劳号”，在太平洋战争中，可谓功勋累累——“击沉击伤日本载兵舰四艘，如果平均每只船载兵五千的话，吉米这艘小小的潜水艇，一艘75人的潜水艇，消灭了两万日本鬼子。”吉米可谓美国二战军人中活着的“典型”。不过，战后，他回忆起莱特岛之战的残酷，不免常怀惻隐之心。

老年的吉米为青年的吉米正义所为而自豪，老年的吉米也常为青年吉米所见到的死者祈祷。作者写道：“一个邻居说，有一次，吉米与他一起喝酒。酒喝到酣处，

吉米有一点醉意了，他说：“我经常自己思忖，那些日本母亲们能原谅我吗？我杀死了那么多她们的儿子……”我的心震动了，这个倔头倔脑，说话拉杂的老水手，揣着一颗别人看不见的恻隐之心。”

美国老兵吉米有其令人钦佩的真诚，他介绍当年美国大兵的荒唐，甚至对老伴也不隐瞒。作者回忆，这次与他再见时，吉米用尽全力捏着她的手，一定要与她吻别，而且吻在唇上。郑凯梅心里清楚——这是与老吉米的最后吻别。

三

虽然说，读过《美国兵的故事》并非等于走进美国兵心灵，然而，可使读者近距离来到美国兵身边。

不少读者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东京玫瑰”，但不一定了解美国人希欧·麦克唐密克以及丈夫史蒂文·麦克唐密克。其实，在美国二战老兵中，“塞班安妮”——希欧·麦克唐密克不仅是战地明星，而且与“东京玫瑰”不相上下。

郑凯梅女士告诉读者，二战期间：“太平洋底下的潜水艇的生活很枯燥沉闷，水兵们每天下午都要迫不及待地挤到短波收音机前，期盼着一位姑娘的声音，一位名叫安妮的美国姑娘从塞班岛上播放的广播。那些潜在海底和漂在海面的水兵们、搏击长空的‘哥儿们’和太平洋诸多岛屿上驻扎的十几万‘皮革脖子’们，天天翘耳等待着她温馨的乡音。”这位具有莫大魅力的姑娘，就是希欧·麦克唐密克。

在美国，安妮的丈夫史蒂文·麦克唐密克名气更大，他曾是华盛顿闻名的新闻报人，曾采访过美国六届在职总统：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晚年，“塞班安妮”与她的丈夫，在天鹅岛居住长达30多年。那是一座建筑于18世纪的老房子，那两把椅子足有百年历史。

2003年，郑凯梅女士采访这两位老兵时，史蒂文·麦克唐密克已经年逾90岁，“塞班安妮”——希欧·麦克唐密克已经85岁。与众多战场上的“美国兵”相比，其故事显然属于“另类”，那是当年有关众多美国大兵心中“偶像”的故事，一个被上万美国男兵爱过，最终被一个美国男兵独爱的故事。

令我这个中国兵不解的是，“塞班安妮”通过无线电波，与战地美国兵交流，并非使用我们认为最重要政治性语言，她不认为自己进行的是空中“政治指导员”工作。她说，她不过是每天与那些等待她的美国大兵“拉家常”。“你好，乡亲们！”她每天使用带着浓厚的美式英语味道，开始与那些美国大兵们的空中对话，就像在村子里或者镇上，与老乡们打招呼那么随便亲切。

她播放当时流行的音乐，漫谈在医院里看望受伤战士关心的事情。文章是“塞班安妮”自己写的。用她的话说：“都是普普通通，简单的家长里短”。然而，正是这些家长里短，慰藉了那些在战争中孤寂、恐惧、思乡的美国士兵心灵。“对年纪轻轻就只剩下残腿断臂的战士们，对未来几乎绝望的他们，有什么比一位姑娘在床

边的陪伴更解渴，止痛，安神，柔心，振奋呢？”

4

四

现在，人们应跟随作者，看看中国人眼里真正的“美国鬼子”了。《美国兵的故事》记录了在战场上曾与中国兵为敌，参加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数位美国兵。

西点军校毕业生查理可谓标准的美国军人。1950年冬，23岁的少尉查理，在西点军校毕业两个月后，来到朝鲜战场。他在平壤被编入陆军第二师第九团的坦克连任排长。从那时起，一直到退伍，查理曾有过30多年的军龄，官至美军上校。他不仅参加了朝鲜战争，而且，还参加了越南战争，堪称中国军人老对手。

在作者略显谨慎的字里行间里，我看到了“美国兵”的另一面。美国兵查理至今不认为美国在朝鲜战争遭到了失败。在他看来，在这场战争中，美国与中国打了“平手”。真正的军人不尊敬懦夫，只尊敬强者。

查理没有忘记，在漫天大雪冰水刺骨的河流前，他们根本不会想到，中国军人却一往直前。令查理不解的是，美军上有飞机，下有坦克，但与中国军队的交战，却一再失利。30多万中国军队昼宿夜行，不生火，在冰天雪地里吃冷饭，没有汽车没有坦克，骡子驮着弹药、火炮，磨破脚流出的滴滴血在雪地上。为了隐蔽，许多人冒着炮火，在雪地上一动不动，甚至冻死……

五

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是美国兵的噩梦。美军飞行员罗伯特·梅森，可谓标准美国军人。在美国，他是集英雄、罪犯、作家于一身的人物。作为英雄，他曾在越南热带雨林上空，执行过了1000多次任务；作为作家，他曾在美国出版过畅销书，历时4个月名列全美畅销书之首，在美国家喻户晓；作为罪犯，他退伍后因贩毒坐牢。

罗伯特·梅森的最大遗憾是，他有关越南战争的专著没有在中国出版。他说：“我的《怯鹰》这本书要是能在中国出版就好了，我很想让我们当年的敌人，看看我们当兵的是怎么想的。”

罗伯特·梅森在回忆中，向人展现了现代战争的残酷，这是在一般同类书籍中少见的，至少有些我闻所未闻。越南战争中，美空军创下了人类战争的残酷之最，在雨林中大面积使用燃烧弹之最、动用直升机保障战场运输之最……

越战结束后，梅森先是当了一段直升机驾驶教员，后来致力于写作。他不富有，甚至可以说是穷人。没钱的时候，他的妻子贝森丝送报纸，给别人打扫卫生。后来，连“战斗英雄”梅森也得送报纸了。梅森说：“你知道走投无路的人干什么吗？我告诉你，1981年1月我因走私大麻被判了五年徒刑，进了监狱。”

两年后，梅森上诉之后获释。他回忆越南战争的专著《怯鹰》出版。目前，据

说，这本书已重印 23 次，被翻译为六种不同的文字。当然，他也创造了一项纪录——星期三上电视节目，星期五便被投入佛罗里达联邦监狱。

谈到越南战争，妻子贝森丝曾问他，你最想对公众说什么？梅森说：“我对我干的事儿并不自豪，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是犯罪的。但我冒了这个险。这跟越南没什么关系，但只有一点，我觉得就像在越南执行任务一样，我知道这是件坏事，但我坚持做到底了。”

从贝森丝那里，我们了解到，在参战老兵中，至少有 25 万到 50 万人战后无法正常生活。他们面对心灵创伤，面对自我谴责，面对人们甚至亲人的鄙视和仇恨。

我们无法了解参加越南战争众多美国士兵的情况，无法走入他们的内心。但是，至少我们从梅森那里，了解了一个活生生的参战老兵。这是一个美国兵故事，一个曾为我们敌手的美国兵，一个人们必须深刻了解并走入其内心的美国兵。我相信，人们读了这本书，会有不曾有过的感叹！

（本文作者为《世界军事》杂志总编辑）

自序

华盛顿的樱花名不虚传，一行行淡粉色把我带回童年，令人流连忘返。2002年春，我在这里信步漫游，黑沉沉的越南战争纪念碑压碎了淡粉的轻柔，似乎还不肯罢休，又轻易把我引入了逼真的雕像群中。“鬼子兵”持枪搜索，他们拉开距离，小心翼翼，脚下的地雷随时会爆炸。他们身披重铠，在漫天大雪中随时准备与敌人交火。环顾四壁，黑色大理石上不仅有美国兵的线雕，还有中国人民志愿军头戴风雪帽的印象。《英雄儿女》瞬间重现眼前，犹闻王成的呼叫，迫击炮的怒吼……我仿佛身陷重围，被美国“朝鲜战争纪念碑”挤压得呼吸急促，迫不及待地寻找出口。

此时，在影壁的另一侧，一串数字吸引了我的视线。它们刻在流动的水池边：美军阵亡人数，英军阵亡人数，法国的，土耳其的，以及所有联合国军方面在朝鲜战争的阵亡人数。阳光反射清澈的池水，衬托着这些数字。池水一遍遍徒劳地冲刷着这一串串带血的数字。池水流动着，循环着。历史是流动的，历史也曾经循环过，重演过。

随后两天，我住在一位当年的“鬼子兵”家里，按辈分，他是我先生唐的表哥。1950年的冬日，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第五天，他，刚刚从西点军校毕业的查理·黑沃特少尉，从仁川踏上了朝鲜的土地，目的地是鸭绿江。几天后，中国人在清川江给了美军一个“印第安式的夹击”，给了他第一次战斗的洗礼。他形容那是“屎盆子从天上扣了下来。我们损失了三分之一。”作为职业军人，他说，清川江一战是他入伍30年中最难忘的一战，他的身上至今还有中国人的地雷留给他的伤疤。

查理胸襟坦荡，记忆惊人，态度严谨。历史把我放在了一个特殊的位置。一个念头渐渐萌生，我有无法推卸的责任，把他们心中的战斗和战争记录下来，以这一代老兵的口吻，把我们当年的敌人的故事，讲给我的同胞们听，写给千万在硝烟炮火中滚打过来的士兵们看。

四个月，我和唐又飞回到弗吉尼亚州的牧场。这里满眼翠绿，清爽宜人。早餐后，坐在查理的饭桌边，主人摊开朝鲜地图，我架好摄像机，唐拿出笔记本和笔。查理把我们带回到五十年代初发生在那个半岛的厮杀，一个被美国人“遗忘的战争”。

在查理的地下室里，我看到了这样一张相片。这是停火的第二天早上，一个美兵在阵地上拍的照片：一位中国战士向美国战士挥手告别。他，很年轻，圆圆的脸盘，高高的额头、黑黝黝的脸膛闪着光，他的肩上背着枪。他的脚下，是被炸烂的焦土、碎岩、铁丝网、钢钎；他的头顶，是白云飘飘的蓝天。他的手臂自信地扬着，向相持多年的敌人告别。他是挺胸昂首的中国人，他在向世界挥手，向战争告别。他和按下快门的他，是互相瞄准的敌人，他们在坑道里熬过来了，在炮火中活下来了，他们同时钻出了黑暗，呼吸着没有硝烟的空气，重见没有飞机的蓝天。敌我见面了，久违了，王八蛋。他向他瞄准，不是机枪，不是火炮，不是燃烧弹；他飞快地调焦，摄下了历史的记录。告别了，鬼子……



停战的那个清晨，一个美军战士拍下了这个情景：刚刚钻出坑道的志愿军战士向美军挥手告别

在一堆陈旧的美军杂志里，在一沓沓美军照片中，我无意中翻到了这历史性的瞬间。我的心一阵颤抖，昏暗的灯光下，他们脱颖而出。他在向我挥手，向我呼唤。“我的父辈们：我在你们的敌人这里，看到了你们的伟岸，你们的气概。”我接过了他递给我的笔。

由此，我拙钝的笔便不由自主地跟随着我和唐，追寻周围的美国老兵们飞跑。





从唐的哥哥，邻居，朋友，到朋友的朋友，到唐的其他表哥；从二战，朝战，到越战；从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到空军，到俘虏营；从工人，商人，教授，到作家。从美国的东海岸，南海岸，到西海岸；从美国国家档案局，图书馆，互联网，到朋友的朋友，以致查询到日本。我的笔，我的摄像机，一步步地从记录回忆，整理回忆，走近了报告文学，展现的是美国普通士兵所代表的美国人在战争环境下的性格、人性、家庭和爱情。



华盛顿的朝鲜战争纪念碑

无论是参加了二战和朝鲜战争的高龄老人，还是不得已面对朝鲜核武器问题的年轻人，或是在与美国人斡旋的商海英豪，都会在这些美国普通一兵的故事里拾得几粒珍珠。我渴望中美之间能够长久地“化干戈为玉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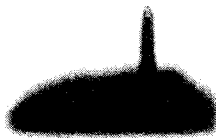
但愿此书能尽它的些微之力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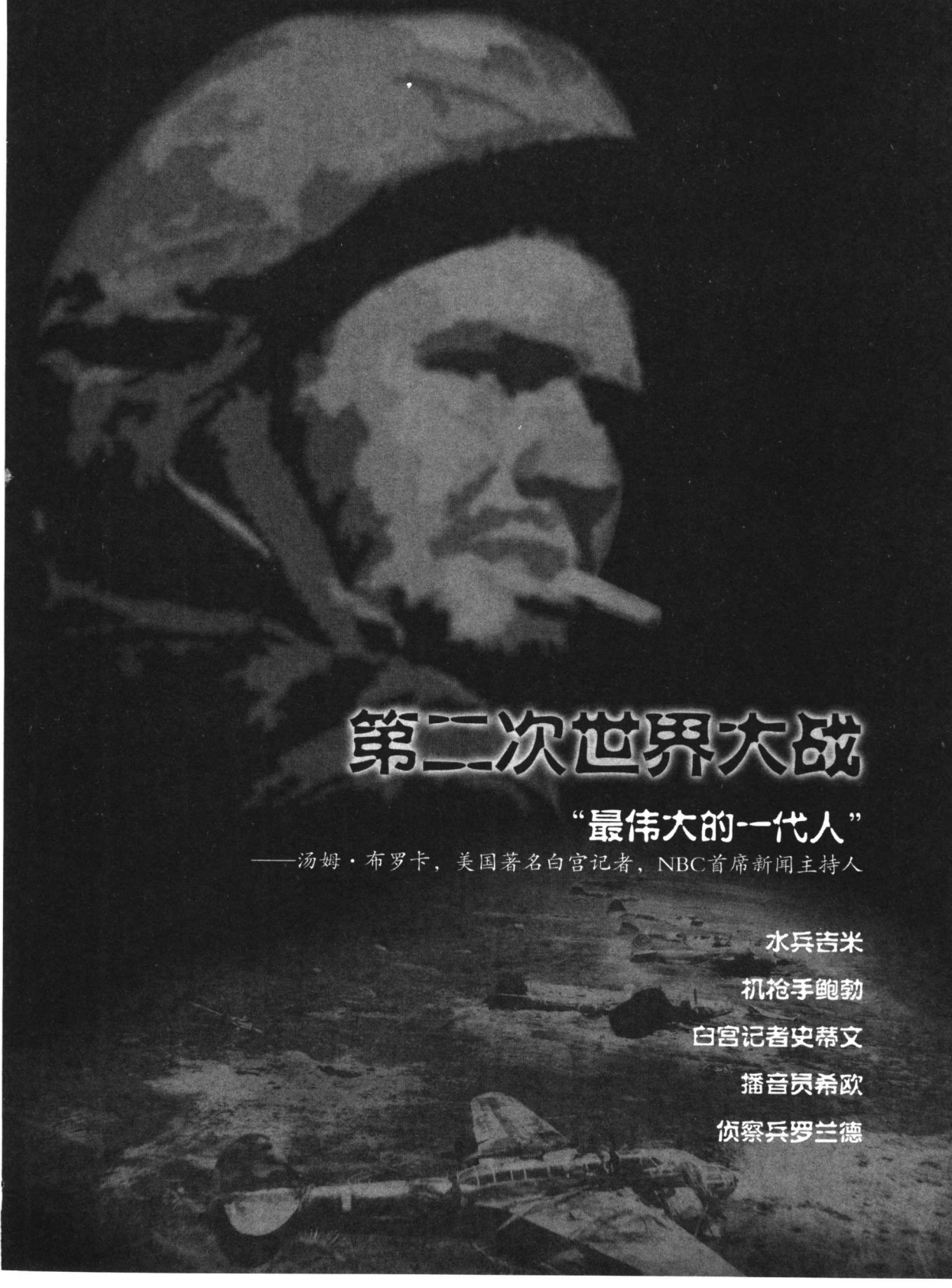
过去的六年里，这本书是我和唐教学研究之余的生活中心。作为一个美国文学教授、诗人和海明威学者，唐给我写作的勇气和资源，这本书是我们两人的携手之作。一本这样的书问世，远非一人之努力。我得益于美籍作家萧晓达和美籍画家、前新华社记者李倩的点拨指教，受惠于堂弟及北航图书馆员郑菁的资料查询和打字。二十年客居他乡，已提笔忘字。所幸有张恨水、姜戎、张玮和张抗抗在身边不时提示，教会了我写中国文字。

二零零七年夏初，于鹿野镇

目录

中国兵眼里的美国兵(代序).....	杨民青(1)
自序.....	(6)
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伟大的一代人”	
1. 一个水兵的水上水下——吉米·格拉斯比	(3)
2. 太平洋上空的机枪手——鲍勃·怀特	(23)
3. 白宫记者与塞班岛的安妮 ——史蒂文·麦克唐密克,希欧·麦克唐密克	(59)
4. 一个一枪未发的侦察兵——罗兰德·詹金斯	(83)
朝鲜战争：“最寒冷的冬天”	
5. 清川江上的坦克排长——查理·黑沃德	(119)
6. 战场上的宪兵——瓦特·詹金斯	(154)
7. 战俘营内外——肯尼思·伊顿	(179)
8. 难以平息的战火——罗伯特·路易斯	(240)
越南战争：“迷雾重重的战争”	
9. 用炸药的伐木工人——约瑟·哈德曼	(265)
10. 一个海军陆战队员的忏悔——戈登·弗莱彻—豪厄尔	(301)
11. 热带雨林的最佳飞行员——罗伯特·梅森	(325)
后记.....	(357)
参考书目.....	(359)





第二次世界大战

“最伟大的一代人”

——汤姆·布罗卡，美国著名白宫记者，NBC首席新闻主持人

水兵吉米

机枪手鲍勃

白宫记者史蒂文

播音员希欧

侦察兵罗兰德

一个水兵的水上水下

——吉米·格拉斯比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吉米就是我们在避暑胜地天鹅岛上的一个近邻。每年夏天，大家都要互相请客，谈谈岛上的新闻，婚丧嫁娶、流言飞语等等。吉米谈吐诙谐，笑话连篇，内容不太高雅，但往往令人捧腹不已。吉米就是用水手们讲笑话的特殊方式，把潜水艇里枯燥的海底生活讲得有声有色，把残酷的战争讲得铿锵有力。年复一年，故事积累起来，就成了一卷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水兵生活的多彩画卷。

“我上了八年的夜校” … “咱们此生有幸相会了” … “一直追到她的裤子掉了下来”

要想了解二战中的美国兵，就得了解战前美国人的生活，也就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生活。我们得从吉米战前的生活说起。吉米的父母是18世纪末从苏格兰移民到美国的，家里很穷。吉米14岁时，父亲因糖尿病去世了。为了维持生计，吉米想退学去工作。但是母亲坚决反对，她挑起了生活的担子，在附近一家百货商店工作。

吉米高中毕业以后，在一家机械制造公司做长途销售，专卖摩擦机、滚磨机，在各个城市跑来跑去。不能上正规大学，吉米不甘心，幸好公司愿意替他交一半的学费，他就去上夜校。在波士顿大学上了三年，在费城的庙宇大学上了三年，又在波士顿的塔夫斯大学学了两年。就这样，8年之内，每天早上7点起床，一直到晚上11点才归家，一边工作，一边学习。1940年，在美国参战之前，他几乎完成了大学的工程学士学位。

吉米对母亲很孝顺。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常常想念家乡苏格兰。只要吉米攒了点钱，就一定送母亲回家乡，看望兄弟姐妹。

1941年9月，珍珠港事件之前，吉米的母亲坐船从苏格兰回来，在途中，这条船被德军炸沉。吉米从费城的报纸上得知这个消息，脑袋“嗡”的一声，呆了。

吉米立即想到是加入加拿大海军，给母亲报仇。当时美国还没有对德宣战，但作为英联邦成员国的加拿大已经与英国并肩对德作战了。当然大家都反对吉米这个“远水不解近渴”的主意。吉米跑到纽约去，找到了另外一条船的船长。这条船曾在海里救过不少沉船的旅客。船长说：“海上到处漂着尸体。”



这话像一道死亡通知书，在吉米的脑中反反复复地转着——他不敢相信。最后，拨通了苏格兰那边的电话，吉米的一个表兄说，吉米的母亲得救了。吉米这才一颗心落了地。

原来，船沉之后，吉米的母亲侥幸上了一条橡皮救生艇，但艇上人太多，最后也沉了。她就穿着救生衣在海上漂了 11 个小时。沉没的这条船载了很多石油，石油溢出，漂在海上。吉米的母亲浸在石油中，变成了一个“沥青人”。终于，一艘英国的驱逐舰来了。一位水兵跳入水中，拿绳子围着她的身子和胳膊捆好，最后把她拽上船。

几个月之后，吉米的母亲又坐另外一条船回到了美国。从此，她无论去哪里，再也不坐船，而且不脱衣服，总怕出事，穿着衣服随时应变。后来她再去苏格兰就是坐飞机了。但在上飞机的梯子之前，她又犹豫了，吉米不得不使劲在后边推：“走吧，上去吧！”

她说：“如果这飞机掉下来怎么办呢？”

吉米开玩笑说：“那我就说，咱们此生有幸相会啰。”

母亲瞪着眼睛看着自己调皮又聪明的儿子。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飞机偷袭珍珠港，美军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损失惨重。次日，美国对日、德、意宣战。

为了反击德军，美国把所有的工业转向了军工。男人出征，女人上工厂。这是美国女人参加工作的第一个突破点。建国二百多年，美国人继承欧洲妇女的传统，女人的作用是生孩子，操持家务，伺候丈夫，从来如此。

战争打破了一切传统。女人走出家门，走向工厂，开始造飞机，造潜水舰，造武器，造弹药，造汽车，造航空母舰。大街上看不到青壮男人，只见到穿着油腻工作服，把头发盘起来的女工们。

1942 年，吉米在一家石油提炼公司的办公室遇到了一位聪颖可人的秘书，一个大家闺秀——尧希。当他第一眼看到她修长均匀的身材，就对自己说：“这是我的女人！”于是一场销售战展开了，这回吉米推销的不是机器，而是推销自己。他一次次地请尧希出去吃饭，用吉米 60 年后的话说：“我追她一直追到她的裤子掉了下来。”

1942 年 10 月 8 日，俩人结成伉俪。也就在这时，美国开始全国强制性征兵。吉米想与其被征了兵，分配去当步兵，倒不如自己自愿报名，到他向往的海军去。

这样吉米穿上了白晃晃的海军服，不成想被分配到扫雷艇上，名为港口扫雷艇 82 号（YMS-82）。

此时，吉米差三个月就可以拿到大学的工程学士学位了，可是学校不给他。由于吉米有文化，又有柴油机的知识，海军给他的头衔是二等机器操纵兵。吉米上船干了不久，船长就觉得把他委屈了。船长想把他连升两级升到海军少尉，因为大学

毕业生本来就能很快提升到少尉的。

“只拽得一把烧烂的皮肤”…“一车又大又红的西红柿”…“船长不知从什么地方闻到一丝酒味”



刚入伍的二等机器操纵兵吉米，
1941年

载，都过了吃水线，这就很容易碰上水雷。”提起吃水线，我的脑子里浮现出吉米家的澡盆——里面画着一条吃水线。

扫雷舰工作十分危险。德军在每一个港口的航道上布满了水雷。每到一口，扫雷艇一马当先。三艘扫雷艇组成一个锥形，给后边的海军开路。每艘扫雷艇有两只很长的手臂，伸向两边的海底。如果发现了水雷，手臂上的炸药就切断水雷的锚。水雷就浮上来，士兵们从扫雷艇上用机枪扫射来引爆。锥形队前面的第一只扫雷艇最危险，如果水雷布在手臂伸不到的地方，那么扫雷艇碰上就会被炸沉。

这一路上有多少扫雷艇被炸沉，吉米也记不清了。总之，他算幸运的，他那条舰艇从非洲海岸，到西西里，一直到意大利南部的最大港口那不勒斯港，共扫了十枚水雷，每个都是有几吨重，直径1.5米，充满了炸药。

第一艘艇被炸了，第二艘扫雷艇在后边马上去救人。有一次，吉米赶上去。大火熊熊，一个水手已被烧伤，卡在轮机舱里。吉米拉着他的胳膊往上拽，只拽得一把烧烂的皮肤。水手又掉进机舱里，再也救不上来了。“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困在里边，被烧死，可是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吉米摊着双手，无可奈何地说。

有两位战友在甲板上受伤，死在吉米的怀抱中。吉米把他们的遗物收好，然后

吉米的扫雷艇停在纽约州斯得藤岛的港口待发，谁也不知道哪天出发，尧希倒是第一个知道的。那天早上，尧希的公司接到命令给这几艘扫雷舰上装蒸馏器，尧希觉得这是个信号，告诉了吉米。吉米对船长说，“我们快该出发了，这两天我们的船会装蒸馏器。”船长问：“什么是蒸馏器？”吉米答：“蒸馏器是把海水化为淡水的机器。”

果然不出所料，装完蒸馏器的第二天，扫雷艇就出发了。先到非洲的卡萨布兰卡，参加与德军争夺非洲的战斗，然后到意大利的西西里的各港口。争夺西西里的战斗非常激烈，西西里每一个港口的地势都极其险要，德军居高临下，美军死伤惨重。

吉米说：“水雷大部分都放在不到100英尺深的浅水里，那时，大部分船只都超